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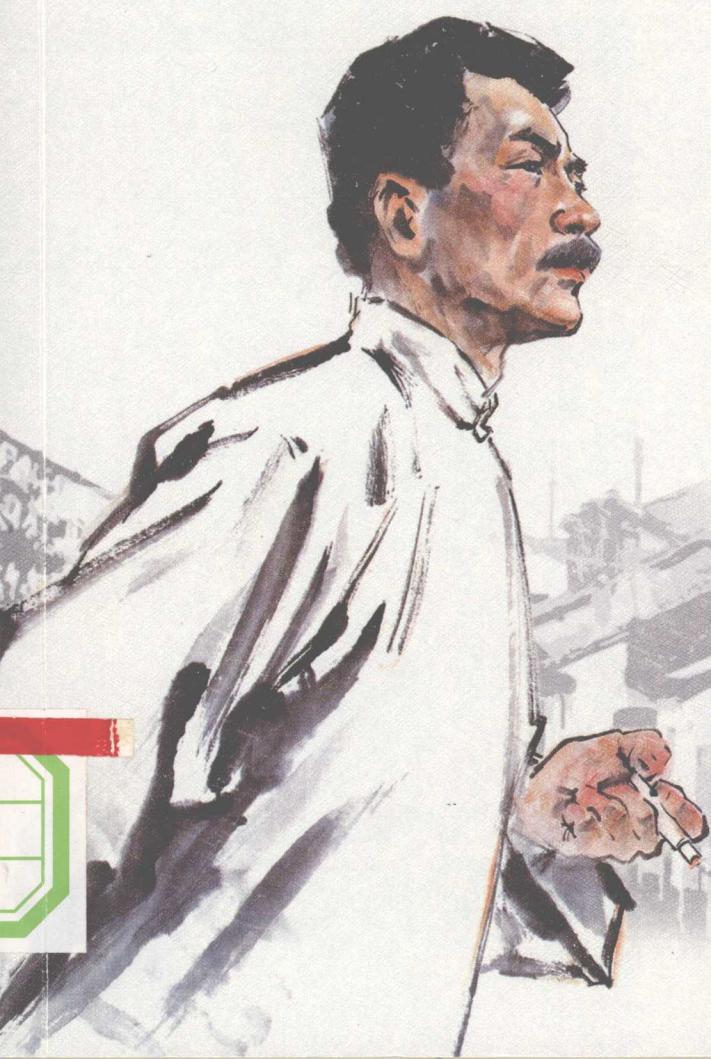
我来教你读鲁迅

平民文学语境中的鲁迅精神指向

【图文典藏本】

吴伟〇编著

华文出版社



我来教你读鲁迅

【图文典藏本】

吴伟 ◎编著

华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来教你读鲁迅 / 吴伟编著. —北京：华文出版社，
2009.1

ISBN 978-7-5075-2487-1

I. 我… II. 吴… III. 鲁迅著作—文学欣赏 IV. I210.9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82326 号

书 名：我来教你读鲁迅

作 者：吴 伟

封面绘画：杨之光 鸥 洋

责任编辑：李惠玲

责任校对：吴素莲

出版发行：华文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宣武区广外大街 305 号 8 区 2 号楼

邮政编码：100055

网 址：<http://www.hwcbs.com.cn>

电子信箱：hwcbs@263.net

电 话：总编室 010-58336255 发行部 010-58336270

编辑部 010-58336222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重庆瑞琪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87 × 1092 1/16

印 张：14.75

千 字：290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27.8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请与发行部联系调换

特别说明：该书在编排时选用了一些当代的画作和照片，因不知个别作者的联系方式，未能与作者一一联系。请画作和照片作者与我社联系，我社将付优厚稿费，并致谢意。

自序

如果“鲁迅”真的成为了大家茶余饭后的“谈资”，那这个世界上，恐怕只有人文传统深厚的法国可以和中国一起称为“文化大国”了，因为这样至少表明，中国社会在极为普遍的程度上实现了“文学化”。

而如果“鲁迅”这个名词仅仅成为所谓的“精神贵族”的标识或所谓的“精英代言人”，至少是他的文学作品绝无任何意义可言。

综观鲁迅全部作品，其中越是惜言“爱”，他本人对“爱”之向往便越是炽热，正如此，他面对黑暗世界时发出的冷嘲热讽，才有了穿越时空的力量，如果，他的呐喊仅仅是一个蹒跚的侏儒不堪凄风冷雨而发出的呢喃，作为后人，我们何必由此坚信“独立思考”是人之所以为人最基本的精神追求？

如果没有“爱”的意识相激荡，1917年，在日本求学的鲁迅也不会发出“我以我血荐轩辕”这样激奋的呐喊，只是，他从来没有把爱作为“私人之间”的给予与接受的礼物，他更愿意相信，“爱”可以在更大层面发挥作用，包括塑造整个民族的精神气质。

而这一点，在把鲁迅作品作为学生作业阅读时，至少是我，全然不觉。这样说来，“文化神童”就没有必要买这本书来读了，因为在读鲁迅之前，他们或许已完成了和鲁迅著作量相当的写作，回头反刍，实在多此一举。

所以说，《我来教你读鲁迅》实际上是一本带有启蒙色彩的“读书札记”，它试图通过对鲁迅生平创作的所谓“平民文学”地解构，提炼出“独立精神”的形成线索，至于，这条线索是否清晰或者说是否具有“励志”性，那就看读者如何把握了。

“人格”这种东西最好把握也最难形成，为了得到某种利益做承诺时，它通常首当其冲，成为给自己添加分量时最重要的一个砝码，而一旦得偿所愿，它却顿时一文不值，成为“成功者”对“失败者”加强伤害的有利武器，因此说，《我来教你读鲁迅》这样一个“大言不惭”的书名很可能引起上述的误会，但相信“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是鲁迅基本人格的话，大家应该觉得这个名字还是有那么一点点真诚的味道，至于作者，他更希望的是，和更多的人一起从更多的角度去坚定对鲁迅这个“精神巨人”的维护与修缮，如果这一点为读者朋友所接受，则其心慰甚。

或者说，“鲁迅”这个概念真的会因为一次解读和凭吊而庸俗？如此，我们的精神家园也太过弱不经风了。

“独立”的意义是什么？那就是为了“更大程度的宽容”，因此说，“独立”的精神指向，事实上是“自我反省”，而要“自我反省”则必须完成对既成偶像进行解构和重塑，这个工作能够一直继续，那么，真正的“独立思考”就一直会支撑到“理性”的形成，一旦我们都可以用理性的态度陈述“独立观点”，则更普遍意义上的精神就不难建立并为更多人接受。

这样说道理，真的很干瘪，因此，就需要一些生动的文本用以铺陈，由此，这个思考的过程自然就生动起来，幸好，鲁迅的小说仔细读来，还是很有趣的，因此，和书中那些“总结陈词”性的文字相呼应，就使本书具有一定的“可读性”，在小说的写作上，鲁迅还是偏重于“抒情”与“委婉”的，民国时期文艺作品独特的气质经他的文笔散发出来，不输于“鸳鸯蝴蝶”们，只是，“鸳鸯蝴蝶”在乎的是可见的花前和月下，而鲁迅先生则更象“风月”本身，高高在上，冷冷得俯视人间，如以此情通贯，则本书所选皆称醇美，这其实也是本书的真正看点。

我们当然希望越多的读者认同越好，但要实现“阅读时代”的回归，最好还是能够听到更激烈和更尖锐的批评为好，因为，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取代“批评”对一个作者的促进作用，同样，也没有任何力量能够象批评那样，召唤更多的读者拿起书本。

所以说，“建设”的本身的确需要心血和努力，但“建设”的意义则更多体现在“摧毁”上，本书努力所建设的不外是茫茫旅途中的一顶帐篷，如果经此可以让大家走得更远，本书作者及所有为之付出心血的工作者的努力即有了一定的价值。

权以为序

作者

2008年11月26日改定于北京东郊寓所

真正的悲剧是什么，就是在“不可能”已经成为“确凿”的情况下，一个“真人”依然毫无畏惧地投身于对“可能”的寻求之中。

——题记

目 录

自 序 1

第一编 童 年 001

他站住了，脸上现出欢喜和凄凉的神情；动着嘴唇，却没有作声。他的态度终于恭敬起来了，分明的叫道：

“老爷！.....”

1.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002
2. 阿长与《山海经》 011
3. 五猖会 019
4. 故 乡 027

第二编 流 离 037

但偏有中国人夹在里边，给俄国人做侦探，被日本军捕获，要枪毙了，围着看的也是一群中国人；在讲堂里的还有一个我。

“万岁！”他们都拍掌欢呼起来。

1. 琐 记 038
2. 藤野先生 057
3. 范爱农 064

第三编 徉 徨 079

“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

这是我们交际了半年，又谈起她在这里的胞叔和在家的父亲时，她默想了一会之后，分明地，坚决地，沉静地说了出来的话。

1. 弟 兄	080
2. 离 婚	092
3. 孤独者	105
4. 在酒楼上	126
5. 伤逝——涓生的手记	140

第四编 呐 喊

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1. 狂人日记	160
2. 药	183
3. 阿Q 正传	194

后 记

童年

——叫我名字的陌生声音自然是常有的，然而都不是美女蛇。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年谱

■ 1881年 1岁

八月初三（公历9月25日），生于浙江绍兴城内东昌坊口。姓周名树人，字豫才，小名樟寿。

■ 1886年 6岁

是年入塾，从叔祖玉田先生初诵《鉴略》，其五六岁时，宗党皆呼之曰“胡羊尾巴”。誉其小而灵活也。

■ 1888年 8岁

十一月，以妹端生十月即夭，当其病笃时，先生在屋隅暗泣，母太夫人询其何故，答曰：“为妹妹啦。”

是岁一日，本家长辈相聚推牌九，父伯宜亦与焉。先生在旁默视，从伯慰农先生因询之曰：“汝愿何人得羸？”先生立即对曰：“愿大家均羸。”

■ 1892年 12岁

正月，往三味书屋从寿镜吾先生怀鉴读。

在塾中，喜乘闲描画，并搜集图画，而对于二十四孝图之“老莱娱亲”、“郭巨埋儿”独生反感。先生外家为安桥头鲁姓，聚族而居，幼时常随母太夫人前往，在

乡村与大自然相接触，影响甚大。《社戏》中所描写者，皆安桥头一带之景色，时正十一二岁也。外家后迁皇甫庄、小皋步等处。

1.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原文

我家的后面有一个很大的园，相传叫作百草园。现在是早已并屋子一起卖给朱文公的子孙了，连那最末次的相见也已经隔了七八年，其中似乎确凿只有一些野草，但那时却是我的乐园。

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英树，紫红的桑葚；也不必说鸣蝉在树叶里长吟，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轻捷的叫天子（云雀）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霄里去了。单是周围的短短的泥墙根一带，就有无限趣味。油蛉在这里低唱，蟋蟀们在这里弹琴。翻开断砖来，有时会遇见蜈蚣；还有斑蝥，倘若用手指按住它的脊梁，便会啪的一声，从后窍喷出一阵烟雾。何首乌藤和木莲藤缠络着，木莲有莲



百草园

百草园是浙江绍兴新台门周家的一个菜园子。占地面积约两千平方米，是鲁迅幼年时玩耍的地方。这个荒芜的园子，不仅瓦砾成堆，杂草丛生，而且有树木、蔓藤和飞鸟虫兽，是孩子们游玩的好地方。鲁迅儿时和他的小伙伴们经常来此玩耍嬉戏，这在鲁迅的心里留下深刻而美好的印象，一直到晚年还引起他亲切的怀念。

房一般的果实，何首乌有臃肿的根。有人说，何首乌根是有象人形的，吃了便可以成仙，我于是常常拔它起来，牵连不断地拔起来，也曾因此弄坏了泥墙，却从来没有见过有一块根象人样。如果不怕刺，还可以摘到覆盆子，象小珊瑚珠攒成的小球，又酸又甜，色味都比桑葚要好得远。

长的草里是不去的，因为相传这园里有一条很大的赤练蛇。

长妈妈曾经讲给我一个故事听：先前，有一个读书人住在古庙里用功，晚间，在院子里纳凉的时候，突然听到有人在叫他。答应着，四面看时，却见一个美女的脸露在墙头上，向他一笑，隐去了。他很高兴；但竟给那走来夜谈的老和尚识破了机关。说他脸上有些妖气，一定遇见“美女蛇”了；这是人首蛇身的怪物，能唤人名，倘一答应，夜间便要来吃这人的肉的。他自然吓得要死，而那老和尚却道无妨，给他一个小盒子，说只要放在枕边，便可高枕而卧。他虽然照样办，却总是睡不着，——当然睡不着的。到半夜，果然来了，沙沙沙！门外象是风雨声。他正抖作一团时，却听得豁的一声，一道金光从枕边飞出，外面便什么声音也没有了，那金光也就飞回来，敛在盒子里。后来呢？后来，老和尚说，这是飞蜈蚣，它能吸蛇的脑髓，美女蛇就被它治死了。

结束的教训是：所以倘有陌生的声音叫你的名字，你万不可答应他。

这故事很使我觉得做人之险，夏夜乘凉，往往有些担心，不敢去看墙上，而且极想得到一盒老和尚那样的飞蜈蚣。走到百草园的草丛旁边时，也常常这样想。但直到现在，总还没有得到，但也没有遇见过赤练蛇和美女蛇。叫我名字的陌生声音自然是常有的，然而都不是美女蛇。

冬天的百草园比较的无味；雪一下，可就两样了。拍雪人（将自己的全形印在雪上）和塑雪罗汉需要人们鉴赏，这是荒园，人迹罕至，所以不相宜，只好来捕鸟。薄薄的雪，是不行的；总须积雪盖了地面一两天，鸟雀们久已无处觅食的时候才好。扫开一块雪，露出地面，用一支短棒支起一面大的竹筛来，下面撒些秕谷，棒上系一条长绳，人远远地牵着，看鸟雀下来啄食，走到竹筛底下的时候，将绳子一拉，便罩住了。但所得的是麻雀居多，也有白颊的“张飞鸟”，性子很躁，养不过夜的。



光滑的石井栏



三味书屋

清末绍兴城里著名私塾，在浙江绍兴城内鲁迅先生故居附近。鲁迅12岁在这里求学，塾师是寿镜吾老先生。“三味”取自“读经味如稻、粱，读史味如肴馔，读诸子百家，味如醯醢（音希海，即醋和肉酱）”的古语。

的梅花鹿伏在古树下。没有孔子牌位，我们便对着那匾和鹿行礼。第一次算是拜孔子，第二次算是拜先生。

第二次行礼时，先生便和蔼地在一旁答礼。他是一个高而瘦的老人，须发都花白了，还戴着大眼镜。我对他很恭敬，因为我早听到，他是本城中极方正，质朴，博学的人。

不知从那里听来的，东方朔也很渊博，他认识一种虫，名曰“怪哉”，冤气所化，用酒一浇，就消释了。我很想详细地知道这故事，但阿长是不知道的，因为她毕竟不渊博。现在得到机会了，可以问先生。

“先生，‘怪哉’这虫，是怎么一回事？……”我上了生书，将要退下来的时候，赶忙问。“不知道！”他似乎很不高兴，脸上还有怒色了。

我才知道做学生是不应该问这些事的，只要读书，因为他是渊博的宿儒，决不至于不知道，所谓不知道者，乃是不愿意说。年纪比我大的人，往往如此，我遇见过好几回了。我就只读书，正午习字，晚上对课。先生最初这几天对我很严厉，后来却好起来了，不过给我读的书渐渐加多，对课也渐渐地加上字去，从三言到五言，终于到七言。

三味书屋后面也有一个园，虽然小，但在那里也可以爬上花坛去折腊梅花，在

这是闰土的父亲所传授的方法，我却不大能用。明明见它们进去了，拉了绳，跑去一看，却什么都没有，费了半天力，捉住的不过三四只。闰土的父亲是小半天便能捕获几十只，装在叉袋里叫着撞着的。我曾经问他得失的缘由，他只静静地笑道：你太性急，来不及等它走到中间去。

我不知道为什么家里的人要将我送进书塾里去了，而且还是全城中称为最严厉的书塾。也许是因为拔何首乌毁了泥墙吧，也许是因为将砖头抛到间壁的梁家去了吧，也许是因为站在石井栏上跳下来吧……都无从知道。总而言之：我将不能常到百草园了。Ade，我的蟋蟀们！Ade，我的覆盆子们和木莲们！……

出门向东，不上半里，走过一道石桥，便是我的先生的家了。从一扇黑油的竹门进去，第三间是书房。中间挂着一块匾道：三味书屋；匾下面是一幅画，画着一只很肥大的

地上或桂花树上寻蝉蜕。最好的工作是捉了苍蝇喂蚂蚁，静悄悄地没有声音。然而同窗们到园里的太多，太久，可就不行了，先生在书房里便大叫起来：

“人都到那里去了！”

人们便一个一个陆续走回去，一同回去，也不行的。他有一条戒尺，但是不常用，也有罚跪的规则，但也不常用，普通总不过瞪几眼，大声道：

“读书！”

于是大家放开喉咙读一阵书，真是人声鼎沸。有念“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的，有念“笑人齿缺曰狗窦大开”的，有念“上九潜龙勿用”的，有念“厥土下上上错厥贡苞茅橘柚”的……先生自己也念书。后来，我们的声音便低下去，静下去了，只有他还大声朗读着：

“铁如意，指挥倜傥，一坐皆惊呢～～；金叵罗，颠倒淋漓噫，千杯未醉嗬～～……”

我疑心这是极好的文章，因为读到这里，他总是微笑起来，而且将头仰起，摇着，向后面拗过去，拗过去。

先生读书入神的时候，于我们是很相宜的。有几个便用纸糊的盔甲套在指甲上做戏。我是画画儿，用一种叫作“荆川纸”的，蒙在小说的绣像上一个个描下来，象习字时候的影写一样。读的书多起来，画的画也多起来；书没有读成，画的成绩却不少了，最成片断的是《荡寇志》和《西游记》的绣像，都有一大本。后来，为要钱用，卖给一个有钱的同窗了。他的父亲是开锡箔店的；听说现在自己已经做了店主，而且快要升到绅士的地位了。这东西早已没有了罢。

一九二二年九月十八日

札记

家里出个十分会讨巧的孩子，无疑会让做父母的很有面子。

尤其是对攀比之心极为强烈的中国人来说，祖宗如何风光姑且不论，一旦自家的孩子不“出息”，作为其父母，胸口郁结的一口闷气足以使其余数不多的人生陷入持久而长期的暗淡之中难以自拔。

但大家不要因此认为，这样的人便是心胸狭窄之辈。

有这样的果，就必然会有这样的因。

事实上，整个中国社会就是在这样一种彼此残酷审视的压抑气氛中，完成了所谓的一次又一次进步。

拿绍兴城里的周氏家族来说，他们自然不会自决于这个社会环境。



鲁迅祖居

绍兴东昌坊口老街周家老台门系鲁迅祖辈世居之地，建于清乾隆十九年（1754年），为绍兴目前保存最为完好的台门建筑。整个建筑坐北朝南，由台门斗、大厅、香火堂、后楼共四进组成，东西各有厢楼。鲁迅在绍时期，每当节庆或祖先忌日，必去老台门行礼、拜访。

闷而阴郁的空气就难以对这个家族的基业进行持续的冲刷并使其轰然倒塌。

这个姓周名树人，字豫才，小名樟寿的江南小孩，其时也并未意识到，这种“使命感”将成为他整个青春年代的一副刑具。

在懵懂中认识这个世界时，于大院阴森的角落发现一簇调皮的蘑菇，或者为外面飞进的一只不知名的鸟儿吸引，他或许会对“自然”有所思考，但更多时候，他是在叔祖（玉田先生）的督促下诵颂《鉴略》，这个课程是所谓的“人文世界”的入门，因此，叔祖丝毫不敢大意，念及到亲情时，便以春秋大义搪塞，继而把面孔涂抹得更加铁青。

因此，对6岁的他来说，“自然的”和“人文的”两个世界都不是属于自己的。

可以说，6岁的鲁迅还无法准确定义，自己认为“合理”的世界究竟是如何的。

他根本无法指出鸟的自由对人之重要，或者是私塾的“文化”功能对自己建设未来生活的重要。

对这个年纪的他来说，只是要求奔跑和看到更多样式的行动而已，遗憾的是，私塾教育无法及时把这些内容以一种生动活泼的形式展示出来并让他愉快地接受。

叔祖的任务似乎就是锻造出家族精英去对抗社会监督，因此，他的教育是为家族服务的。

要达成更好的教育效果，他就必须预设一个前提。

那就是，除本人提供的参考书之外，其他一切已经表象出来或者将要表

当鲁迅在公元1881年的八月初三（公历9月25日）发出第一声啼哭的时候，他的父亲并不认为这是一个斗士发出的第一声呐喊，对他而言，这嘹亮的哭声将很快渗入到墙角的绿苔之中，从而为那堵被岁月腐蚀得岌岌可危的高墙添加入一缕强悍的纤维质。

这样，千年以来沉

象的事物都是根本错误的。

也就是说，叔祖掌握了所有的评判标准，作为执行者的鲁迅要做的就是，根据这些评判标准确认那些“根本的错误”。

这样，他才有可能随着这种教育的深化而获得所谓的“学术资格”，进而继续为家族社会地位的安全担当尖兵。

应该说，童年鲁迅对此项任务完成得不错，而且让父亲意外的是，小小年纪的他已经懂得“城府”的概念，

一八八八年 八岁……是岁一日，本家长辈相聚推牌九，父伯宜亦与焉。先生在旁默视，从伯慰农先生因询之曰：“汝愿何人得赢？”先生立即对曰：“愿大家均赢。”

这样一个孩子，面对这样一个明显试探性的问话，机敏地知道，自己绝对不能表现出真实想法，因此，以“大家均赢”来消除家族内部的猜忌和隔阂，无疑显示出了“安周姓者此子也”的状态。

做父亲的如何不欣喜？

或者正因如此，童年鲁迅才得以让教育者对其行为略有放纵。

于是他就可以读一些微涉“毒草”类的书籍，

一八九二年 十二岁，正月，往三味书屋从寿镜吾先生怀鉴读。

在塾中，喜乘闲描画，并搜集图画，而对于二十四孝图之“老莱娱亲”、“郭巨埋儿”独生反感。



鲁迅的母亲鲁瑞



鲁迅幼年住过的房子

1881年9月25日，鲁迅在浙江绍兴东昌坊口新台门周家诞生。父亲周伯宜，20岁即中了秀才。母亲鲁瑞亦出身名门。鲁迅的童年即生活在这样一个书香门第之家。在鲁迅13岁那年，他的原来在京城做官的祖父因故入狱，此后他的父亲又长期患病，终至死亡，家境败落下来。

要指出的是，“反感”是需要过程的，由此可以推想，在建立反感这个过程中，鲁迅于“正统”之外肯定别有涉猎，否则他不可能在没有参照的情况下，对正统的道德表述产生比较强烈的厌恶。

但这时，“自由”这个观念还是模糊的。

因为他的呼吸还被四周的壁垒所决定，他肺部的气体交换不过是在“吐故纳新”，吸入他肺部的所谓清新空气，其实只是陈腐的本质经过发酵挥发了不良杂质后的“二次利用”，并不能准确地使他感受到真正自由的味道。

先生外家为安桥头鲁姓，聚族而居，幼时常随母太夫人前往，在乡村与大自然相接触，影响甚大。

这时，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正统”的反例，许多人在清贫的乡下渴望通过读书而进入主流文化，而鲁迅，则在童年时期就萌动出返回自然的冲动。

由此，他开始面对一个人生永恒的悲剧结构。

即，获得自我独立人格的同时丧失了整个世界对其的接纳。

作为具有驯养者身份的家长，他们永远无法正确估计自己所驯养的鸽子所具有的能量，尽管他们的确希望，通过“放飞”可以培养鸽子的各项技能，但，培养这些技能的根本用意却是，完成驯养者自己设定的指标而不是满足鸽子飞翔的欲望。

就好像，你可以去百草园嬉闹，但你最终要完成的指标却是侵害别人的合法存在。

叫我名字的陌生声音自然是常有的，然而都不是美女蛇。

一定要仔细阅读这句话，尤其是“陌生声音”。

这里，“美女蛇”是诱惑的象征，因此，也是“正统”教育中提醒受学者一定要防备的东西。

它的危险性源自于“庭院”之外的陌生。

因此，“陌生声音”就成为“教育者”施行恐吓的主要武器，他们一再强调，只有接受了自己的教育（老和尚的宝物）才可以消弭陌生带来的毁灭。

这句话是后来鲁迅写这篇回忆性文章时加上的，那么，在成年后，他一直认为，自己的童年事实上一直受到“陌生即毒蛇”的恐吓。

我们或许可以这样解释。

当“文化”成为主流社会用以区别阶层的标识后，“文明”的“广泛性”就受到相当程度的质疑，当“文化”圈定了“精英”之后，用文明表象的社会的“概括性”就遭到严重破坏。

因此，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中国传统精英们对“园林”的狂热追捧了。

在下意识里，他们恨不得把整个世界都用墙壁包围起来。

这就是文化在传统中的价值，包围得越大，拥有这个标签的人的社会地位也就越高。

鲁迅最初看到的“自然”就是这样一处人工的“精神家园”。

这个家园对他影响很深。

这故事很使我觉得做人之险，夏夜乘凉，往往有些担心，不敢去看墙上，而且极想得到一盒老和尚那样的飞蜈蚣。走到百草园的草丛旁边时，也常常这样想。

显然，这个时期，人为构造的“自然”，还是鲁迅依恋着的唯一的精神家园。他甚或感到，通过温顺的表现，自己就可以永远留在这里。

因此，他的负罪感日见强烈起来。

我不知道为什么家里的人要将我送进书塾里去了，而且还是全城中称为最严厉的书塾。也许是因为拔何首乌毁了泥墙吧，也许是因为将砖头抛到间壁的梁家去了吧，也许是因为站在石井栏上跳下来吧……都无从知道。总而言之：我将不能常到百草园了。

我们似乎应该庆幸鲁氏家族的最终没落。

因为正是这次没落，彻底把百草园这个盆景砸碎，从而使家族式的“精英培训计划”也跟着完全失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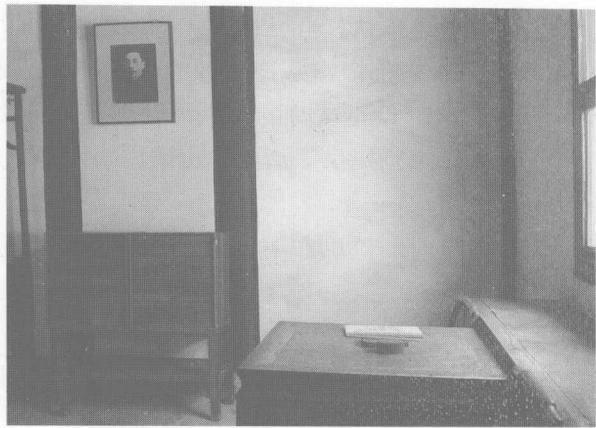
对家长们来说，他们不愿意就此从社会体系中消失，面对变故，他们不得不调整自己的精英培训计划。

正是由于他们满怀东山再起的雄伟规划，才使鲁迅有机会获得更为清新的自由空气，从而进一步使鲁迅成长起来。

可能家长的初衷并不是这样，但是毫无疑问，“三味书屋”的读书经历让鲁迅对“正统”教育产生的疑惑得以进一步催化他思想的完善。

请注意这样的文本。

我是画画儿，用一种叫作“荆川纸”的，蒙在小说的绣像上一个个描下来，象习字时候的影写一样。读的书多起来，画的画也多起来；书没有读成，画的成绩却不少了，最成片断的是《荡寇志》和《西游记》的绣像。



鲁迅用过的书桌